

厄普代克作品

夫妇们

John Updike

Couples

〔美〕约翰·厄普代克 著 苏福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厄普代克作品

夫妇们

John Updike

Couples

〔美〕约翰·厄普代克 著 苏福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夫妇们 / (美) 厄普代克(John Updike)著; 苏福忠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8
(厄普代克作品)
书名原文: Couples
ISBN 978-7-5327-7526-2

I. ①夫… II. ①厄…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4017 号

COUPLES

Copyright © 1968, 1996, John Updike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图字: 09-2009-070 号

夫妇们

[美] 约翰·厄普代克 / 著 苏福忠 / 译
策划 / 冯涛 责任编辑 / 宋玲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6.75 插页 6 字数 365,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526-2/I · 4598
定价: 6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T: 0571-85155604

淫乱，一种富足生活的外延

一、东方的体验

二〇〇七年二月十二日《文学故事报》转载《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报道——《苏秀：一个女民警的另类体验》——以下摘录几段：

在凤凰网这个名叫“性情解码”的栏目中，苏秀面对镜头，平静地说出了埋藏已久的一个惊天秘密：她，曾经两次参加了一种叫做“换偶”的成人性游戏，还创办了一个拥有近七万会员、国内最大的“夫妻交友”网站！

一位女子公开自己的换偶经历，无疑给二〇〇六年岁末的新闻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这条新闻瞬间被全国各大网站转载、放大；苏秀的照片也随即出现在各大门户网站；这条新闻也引发了全国网友的大辩论。

.....

苏秀的做法也将整个家族推上了道德的风口浪尖，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家庭内部出现了分化。一个亲戚讥讽地说：“苏秀缺钱告诉我啊，我可以介绍她去一些宾馆。”苏秀的父母对这件事情一直保持沉

默……也有苏秀的朋友说，苏秀的行为的确让整个家族蒙羞，让这个家族里的所有人都陷入了尴尬中，并且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这之后不久，苏秀的工作单位——礼泉县公安局对苏秀作出停职检查的决定，要求她“随叫随到、接受审查”，对于她的“违犯请假程序规定”、“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等问题展开调查。在苏秀的自述中，那段时间是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

由于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苏秀于去年十一月向单位提出辞职，县公安局对苏秀作出辞退决定。小小的礼泉县再也没有这个性道德的异教徒的容身之地了。

.....

苏秀丝毫不掩饰自己最初听到“换偶”二字时的吃惊和质疑。“当时我和我的先生还在北京的一所大学进修，他偶然向我提起了这个事情。我听到以后的第一反应，与你们现在的反应一模一样，我说他是不是疯了。违背了家庭的伦理，有悖于世俗的道理常规。同时心里确实在想，真的有人在这么做吗？”苏秀不太愿意多说自己究竟是如何被丈夫说服的。

.....

二、西方的记录

这篇人物报道所讲述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小县城。《夫妇们》这部小说讲述的是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小镇上几对夫妇的生活。相同之处是“换偶”性游戏；不同之处是：前者是真实报道（只有名字是化名），后者是虚构小说。作为新闻报道，前者具备了足够的新闻效应，而作为小说写作，后者要表达、描写、挖掘和突破的东西却是太多了。

全书共分五章，直接描写夫妇“换偶”全过程的文字，当是第二章——《阿普尔-史密斯夫妇及其他游戏》。“史密斯”在书中是指“小史密斯夫妇”，而“阿普尔”则是“阿普尔比夫妇”，作者把两个姓氏简化后组合在一块儿，称作“阿普尔-史密斯夫妇”，很巧妙，是个很好的构思，既可以作为个案解剖，又是全书夫妇们换偶性生活的参照。在“阿普尔-史密斯夫妇”个案中，四个人有三个——哈罗德、弗兰克和马西娅——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个，珍妮特，原来做过应召女郎，因此在外人看来，换偶性事儿一定是应召女郎珍妮特带了头，事实上马西娅是始作俑者；而马西娅带头，并非她性欲过旺或者对性事本身过于好奇，而是她在与弗兰克和珍妮特，即阿普尔比夫妇的亲密交往中，被弗兰克的两只大手迷住了，觉得能和那双大手有肌肤之亲，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她主动出击，和弗兰克勾搭成奸后，暗中的奸情如鱼得水，其乐无穷，一发而不可收。凭借女人的敏感，而且是应召女郎出身的敏感，珍妮特首先感觉到了自己的丈夫弗兰克出轨了，但没有和丈夫正面解决，却去找马西娅的丈夫哈罗德睡觉，寻找平衡，或说报复。但是，哈罗德要她拿出证据才会相信，才肯配合。寻找证据，不论什么样的，都是一个不大容易的过程，因此马西娅和弗兰克的换偶性事儿本来很有写头，应该多写，作者却惜墨如金或一带而过，重点写珍妮特寻找证据并设法让哈罗德相信的全过程。没有令人着迷的情节，却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两对夫妇换偶性交的社交生活写得曲里拐弯，令看客雾里看花，不能不信又不可全信。他们饱受他们父母古板的婚姻与拘泥形式的遁词之苦，避开一种基本的忠贞，提倡一种夫妇间随意和公开的陪伴关系。偷鸡摸狗的享乐主义正当其时，一个国家还完全没有受到残忍的自我糟践的威胁，时代的氛围介于恒定不变和逐日变化之间，所有的判断，即使是消极的判断，在这种氛围里都似乎缺乏智慧。他们有人认为“我们真的腐败了。我们四个都腐败了”，而有人则说“如果我们彼此尊重，算不上多么腐败”；有人认为“公开交换配偶睡觉，那很可怕，一团糟……就算别人都不在乎，可孩子们还是要想一想的”，有人

则认为“这事儿在月亮上还算事儿吗”？开始阶段，他们似乎很开心，彼此寻找快活。他们的换偶性游戏可以随意到“我困了，头晕，谁带我上床睡去？”“我们来吧！我们就在同一间屋子里干吧！快日我这头白光光的母羊儿吧，我想看见她快活得咩咩叫唤！”然而交换配偶的事情一旦公开并频频发生，这种事情的好奇之处却在渐渐淡出。还是做过应召女郎的珍妮特，首先感觉到躺在自己粗俗的丈夫身边睡觉，“感觉另一个男人的精液仍然在自己的大腿间湿漉漉的”不是一种正常滋味，因此首先认为马西娅“上完了大学，所以她就比你知更多的淫乱技巧”，进而“怀疑马西娅、哈罗德和弗兰克都上过大学，深解其中的奥秘，把她当枪使了”，可“在某种程度上想摆脱，某种程度上又不想摆脱”，轰轰烈烈的换偶性事儿终于成了她的一种病态，她因而去求助他人，求助心理医生，使得他们的换偶活动不了了之。

三、另类男女主人公

《夫妇们》的主人公皮特的出场很色情，但是很难和自己的妻子把色情进行到如鱼得水，只好干了“未免有那指头告了消乏等事”的把戏。在所有的夫妇们社交的圈子里，他是唯一一个进教堂的男人，而从一个建筑工程师的眼光审视塔博科斯这座小镇唯一最古老最高大最宏伟的教堂，“一只金灿灿的公鸡在塔博科斯高空翻飞”令他神往；也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他第一次在太阳光下仔细从旁审视了女主人公福克茜的出场。男女主人公的故事从这里开始。第一章是全书最长的，但是真正写到男女主人公的接触和来往的文字并不多，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毕竟，在人类“饮食男女”的三元素中，男女之事排在最后。

皮特三十多岁，身量不高，胆小如鼠，一张茶盘子脸，一头红发，与别人合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他建筑师出身，监管公司的建筑项目和质量。妻子安杰拉则是淑女风范。她的一举一动令人羡慕，抬手动脚多姿多态，还有一

股令人难以接近的高贵气质。她做姑娘时当过老师，娘家小有资产，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皮特是荷兰移民的后裔，凭手艺在社会上谋生，在给安杰拉家修理房子时把安杰拉搞到了手，因此一直处于被人屈尊俯就的地位。在夫妇们的社交圈子里，所有的男人都把安杰拉当作梦中情人。除了这样令人垂涎的妻子，皮特还有两个性格不同却同样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生养儿子是心病，但是皮特对两个女儿充满父爱，把大女儿送到教堂唱诗班去感受氛围，他因此每个星期日都到教堂陪伴女儿，坐在讲堂里想心事。为了让小女儿摆脱死亡观念的纠缠，他先后买来两只仓鼠给她做宠物，而且为了做仓鼠笼子费尽心思。在他看来，家庭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女主人公福克茜二十六七岁，碧眼金发，高个子，漂亮，不仅自己有学历，丈夫肯也是一表人才、一流头脑、在大学里进行尖端科学研究，他们在他们夫妻生活进入七年之痒时怀了孩子，应该说是为这个家庭增添了一个稳定因素。为了孩子，他们来到了塔博科斯，在盐沼地上买下了一栋临海的房子。

从传统的写作看，男女主人公在塔博科斯小镇相遇，看似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男女主人公的所有活动都在为各自的家庭忙碌，都在经营自己的婚姻。长相、地位、性格都有很大差异。两个人始终没有往一起结合的心思，他们似乎很难摆脱各自的婚姻，重组为另一对夫妇。然而，正是这种离间写作，单单把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诱饵——性——突出来，吊起读者“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走在一起”的胃口，成为本书最大的特色。

四、性事儿的地位

皮特的职业是建筑师，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之一，新来的惠特曼夫妇因购置了临海的房子，福克茜因此有了和皮特接触的理由。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皮特对改建惠特曼夫妇的房子一开始并不热心，但是受好感和好奇

心的驱使，皮特最终还是接受了惠特曼夫妇的雇佣。皮特和福克茜开始了交往。一个是雇主，一个是雇工，皮特恪守雇佣关系的规矩，竭力为顾客着想：节约、节俭而保证质量。在一个精益求精的建筑师职业的外表下，皮特的内心世界很卑微，很黑暗。皮特的父母在一起车祸中丧生，给他造成了一辈子的阴影。移民的身份，自从孩提时代起就总被人呵斥，成长的岁月是一个把大脑锻炼得麻木的过程。这个世界能够在广袤无垠的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不待见他，已经成了一个数学上的悖论，成了他的一种折磨。虽然在婚姻上攀了高枝儿，但是老婆冷落他，雇员看不起他，他的朋友都是他老婆的朋友，他怎么奋斗都是一个孤儿，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传统上算作一见钟情范围的好感和吸引力等因素，很难让男女主人公碰撞出火花。福克茜的主动出击一再受挫，只有要求皮特上床求欢这招最灵。这是皮特的强项，一点就着，地位、身份、心理阴影和生活层面在性交面前都不在话下，性事儿成了男女主人公碰撞的火花。夫妇们换偶性游戏是一种氛围，但是男女主人公的性事儿不是换偶性事儿。他们的交媾有传统上的严肃性，那就是导致一种重新选择，重新组合。一如作者给出的理由：“造化以性为诱饵，让我们走向悬崖，掉下悬崖的人受到亲切的对待。大人物都有私生子。”小人物皮特的婚外情也有了私生子，这看似可以成为他们走在了一起的理由，皮特却坚决地把它消灭在了萌芽状态。为了打胎，他甚至不得已把自己的老婆拱手送到别的男人床上。

男女主人公都没有把他们的通奸当作重新组合的基础，都想适可而止，为此他们作出了各种努力，但是造化弄人，性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刻骨铭心的鱼水之欢不是说了就了的。他们的通奸结束之时，却是他们重新组合的开始。历尽波折，在他们终于组成另一对夫妇时，读者才明白过来自己读了一个爱情故事，只是这个爱情故事的基础不再只是以爱情、地位、经济基础以及共同的情趣为主要因素，而是把性提高到了最高的地位。

确实，如果人类能把一切世俗社会的条件看轻，甚至“郎才女貌”也不是

择偶条件,而把性作为男女婚姻的首要标准,也许人类社会真的就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平等状态了。《夫妇们》一书的最大价值也许就在这里。

五、人物象征的作用

《夫妇们》一书近四十万字,除了男女主人公这条主线占去的约一半篇幅,另一半篇幅是留给“夫妇们”的。上文提到的“阿普尔-史密斯夫妇”看似占了近一章的篇幅,但是写的是夫妇们换偶性生活的共同之处,他们的不同点则写得惜墨如金,却又有内在联系。比如“索-丁夫妇”,即索尔兹夫妇和康斯坦丁夫妇,他们的换偶性游戏和阿普尔-史密斯夫妇基本一样,却因为没有遵循“男女私通的本质本来是互相独立”的原则,陷入太深,以致有一方最终丢掉了工作。又比如索恩夫妇和加拉格尔夫妇,前者的妻子几乎是明目张胆地把皮特拉到了床上,丈夫表面上讹诈皮特,实际上却在隔岸观火,而后者的丈夫一贯表现得洁身自好,对妻子十分放心,其实妻子借口学习鲁特琴和陶艺,早已红杏出墙了。又比如格林夫妇和约翰夫妇只写了夫妇生活的不幸的对比:格林夫妇不能生育,而约翰夫妇是丈夫患癌症而死。《夫妇们》的写作,彼此都有象征性质,或说参照系数。

夫妇们的饮食生活写得最多的是他们的夜生活。他们在晚宴上跳舞,聊天,喝酒,做游戏,猜字谜,而在这些活动中作者以写人物性格为主,而他们的性格往往用他们的名字作部分象征,例如皮特的名字和福克茜初恋的彼得相近;福克茜的英文名字和英语单词“狐狸”相似,暗示她身上的动物性元素;例如安杰拉的名字就是“天使”的意思,表明她的高洁和性冷淡等等。不过,谁都没有弗雷迪·索恩这个人物更具象征性质。不仅“弗雷迪”与“弗洛伊德”两个名字相近,他的所有活动也实在和别的男性相去甚远,给人半人半仙的印象。在小说中,他是牙科医生,而在家中的卧室内则摆满了有关性的文学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并以弗洛伊德的《释梦》为代表。一方面,他活生生的,

他不仅对异性恋习以为常，对同性恋也很着迷。他认定多数夫妇的换偶活动不仅是彼此满足换偶的娱乐，更与同性恋的娱乐有关系。他又像一个小丑，给所有聚会带来欢乐。他一直在写一个剧本，令朋友望眼欲穿，但是最终看到的却只是一个剧本的人物表，可细究起来，人物表里的名字，在英语里都和男女性器官有关系。另一方面，他像一个跳大神的，喜欢为人指点迷津，还每每以性学家的面目出现，书中最辩证的一段话出自他的口：

“很早很早以前，我还是个小男孩儿，对我的妈妈和爸爸一直琢磨，我认为这个世界有两种人：A. 日人的人；B. 被日的人。你老兄有趣的东西是，皮特你这浪子，你认为你是 A，而实际上你是 B。”

“你老兄有趣的是，”皮特说，“你既不是 A，也不是 B。”

他的 AB 角色，实际上就是“雌雄同体。这边迎奉性乐，那边享受雌雄之快”，为此他在书中把三四个不同的单词生拉硬扯在一起，弄出了一个书中最长的英文单词，Androdextrorogergynous，一共二十三个字母，翻译出来不是一个词儿，而是一个大句子。他对安杰拉垂涎已久，通过要挟皮特，终于和安杰拉睡在一个被窝里时，他却怎么也坚挺不起来，安杰拉使出浑身解数引诱，得到的还是“软塌塌，蔫儿蔫儿的，他的一套家伙事儿在她的手里像三个鸡蛋，煮熟了，剥皮了，烹饪了，她端上了餐桌”而已。安杰拉备受打击，昏沉沉睡了过去，他倒硬撅撅来了劲，对着安杰拉的肚脐眼儿手淫了一把，给小说营造了最幽默、最诙谐、最意味深长的一景。

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看，弗雷迪是作家笔下的弗洛伊德式的人物；从传统的文学上追根溯源，他是罗马神话里的蒂利希阿斯。关于这个神话人物，有必要在这里交代几句。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朱庇特饮酒时和妻子朱诺谈论两性交合的快感。朱庇特认为女人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快感，而朱诺不以为然。两个人争执不下，决定要蒂利希阿斯来作评判。因为蒂利希阿斯原为

男子，只因一天在林中看见两条蛇交尾，举杖击打，伤了蛇，变为女人。七年后，他又看见两条蛇交合，心想上次击蛇变了性别，这次再打也许可以变回来。于是再打蛇，果真变了回来。他因此有了两性的体验，被选来作评判是最合适的人。他听了双方的说辞，立刻表示朱庇特说得有理，即女人在性交中更有快感；然而，朱诺听了大怒，报复他，让他成了瞎子。朱庇特想帮助他，可是改变不了妻子的决定，只好赐予他预言的能力，作为补偿。

由此看来，读懂了书中弗雷迪这个虚构人物，可以说就读懂了《夫妇们》一书要表达的一半内容。

六、物质象征的意义

如同厄普代克的所有长篇小说写作，所有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都在《夫妇们》一书里得以表现。本书的背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种族歧视、酗酒、堕胎、人分三六九等、职业有高低贵贱；美苏冷战对峙、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泥淖、肯尼迪总统遇刺……都在正确的时间和背景里得到表达。然而，作为社会因素之一的宗教因素在《夫妇们》一书里，远远超出了政治因素。象征塔博科斯小镇的教堂在书里一开始的亮相，堪称最细致、最专业的描写，而在结尾部分，这座教堂在暴风雨中被雷电击中而燃起大火，大火燃烧的过程，又成了最细致、最专业的描写。在教堂无比壮丽时，教堂顶上有“一只金灿灿的公鸡在塔博科斯高空翻飞”；当教堂付之一炬时，“那个风向标公鸡，亮闪闪的，仿佛烟熏和雨淋都奈何不了它，一动不动地站在窄窄的尖顶上”。书中那所壮丽宏伟的白色教堂是为人崇拜的上帝的象征，是清教徒礼拜的上帝，它的另一种意义是指万能的力量上帝，就是那只风向标雄鸡。教堂作为宗教信仰的标志，在一场火与水的毁灭中，由抽象的宗教信仰转化成了对雄性性器官的具象崇拜，从此阐明了厄普代克的一段名言：

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性交，让我们尽一切手段按细节所需要的，不过还要按它在社会上和心理上的种种更逼近真实的联系写进小说之中吧。让我们把性交移出密室，取下圣坛，放在人类举止的连续统一体之上吧。亨利·米勒的一些情节具有人类的共鸣；《洛丽塔》一书中的性交，在那个疯子装腔作势后面回响着真实；我发现D·H·劳伦斯从女人观点上写的性交，相当令人信服。在个人意识的微观世界里，性的事件是巨大而毫不逊色的；让我们努力把它们的分寸写出来吧。

“它们的分寸”，究竟“分”有多大，“寸”有多小，说来轻松，把握起来谈何容易。据说，D·H·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西方长期遭禁，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有关性事儿的表达过于直白，尤其是对男女生殖器的名字直呼其名。这实在是个有趣的现象。祖先已经把那些字眼造出来了，但是写作却必须避开，否则就是犯忌，犯禁，有碍风化。然而，人类就是在制造禁区和突破禁区的反复中发展的，方向则是更有利于人类生活的自由、舒适与博爱。在《夫妇们》一书中，厄普代克像是豁出去了，性事儿的表达异常直白、直接，不管书中人物什么身份，何种性格，只要事关性事儿，表达一概到位，对男女生殖器不仅直呼其名，而且叫法多种多样——普通的，高雅的，粗俗的，隐晦的，隐喻的……好在汉语这方面的表达历史悠久，不仅仓颉这位造字大手笔给我们留下了丰富遗产，历代祖先们在写作中早已发扬光大，雅俗结合，更别说当今的网络语言在大众语言的开发上各显神通了。如果本书性事儿的汉语表达不够理想，那是译者笔拙，别无理由可说。

七、厄普代克的语录

一九六七年，厄普代克在接受《巴黎评论》时说：“我写了《夫妇们》，这是因为我的生命节律和我的作品需要它，不是为了迎合引起幻觉的批评的声

音。”从中我们看得出，厄普代克写作《夫妇们》用心的程度。为了体现“生命节律”，作者不仅用心塑造人物形象，构思故事情节，还经常通过人物之口或者在适当的上下文中，造出一些类似语录的精彩句子，而且一定和性事儿有密切关系，以下摘录一些：

大自然，这个悲伤的折磨人的好东西，有种子，也有稗子。

所有的女人都喜欢做爱，所有的女人都美丽，如同一个你用得着的马桶。

每一桩婚姻都往往由一个贵族和农夫构成。

但是红杏想要出墙，图的就是在这个世界风光一把。什么行为都不是绝对私密，寻求点掌声在情理之中。

为什么不能和朋友上床呢？总比和敌人上床好吧？我总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一听说有人和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妻子上了床，就会大惊小怪。多明白的事儿，他最好的朋友的妻子是他看得见最多的嘛。

人家说男人会在自己的妻子怀孕时结交上第一个情妇。

女性的性器官愚不可及，那玩意儿让我们一次次进入一种上瘾的状态，而我们的头脑又要我们摆脱出来。

如果人们不能暗中私通，那生活可就太没劲了。

我们都是动物，我们身上携带着死亡。

对我来说，那事儿不过是他多上了几次厕所而已。

我们不是在将来一个特定时刻死去，而是我们所有时间都在死去，全方位死去。

没有什么能左右人类，只有性、禁欲主义和星辰。

女人是温柔的有成果的存在物，她们出现在我们中间会让罪过繁衍。

那种事儿从来就算不上事儿，不是吗？人们需要了，就借事儿说事

儿，还都是因为我们那些愚弄人的清规戒律。

他如同扎猛子，一下子看见人死是多么貌似有理，死神一点不像彗星撞向地球的东西，而是在同一平面上发生的必然现象，如同出生、婚姻和每天到来的邮件。

飞黄腾达，名声远播：这才是真实的东西。

性事如同金钱，多多为善。

我们爱恋的第一个目标是母亲的胸脯。我们送给亲人的第一批礼物是尿巴巴，一个婴儿的尿巴巴。

女人皮肤过热，通常在床上都妙不可言。

这么多年来，我只是他一星期发泄一次的婊子。

不管哪个男人，脱掉所有的衣服，你和人家上床，都会怜香惜玉的。

从教育的观点看，婚姻是夫妇自己管理的一顿圣餐。

也许，男人喜欢新女人，而女人与她们认识的男人才进入最佳状态。

某种可悲的事实是，在性交活动中，女人的人格没有男人的人格显得重要。

八、小说的风格

厄普代克一直是美国写实主义的领军人物，《夫妇们》也不例外。除了现实主义写作的种种特征，本书中男女主人公没有用引号的对话，作者用异体字特别表达，既是他们的话语，也是他们的心理流露、暗中勾通和剪不断理还乱的回忆，是本书的特色之一。男主人公皮特的意识流式的心理活动，在书中占了更大的篇幅，他的机灵、胆小、性意识等特点都是通过这种写作得以表现的。他的一些心理活动的表达，有长有短，内容跳跃，不讲语法，算得上出类拔萃，堪称这部小说的精华，不妨欣赏下面一段

比较长的文字：

那把中国餐刀掠过眼前。那把一尘不染的电椅就在那间有人看中的屋子里。地震震断了大教堂的檐头。饱含矿物质的海洋。打结的丝带。突击队的钢琴丝。肠子里的螃蟹。气管里的鸡骨头。滑溜溜的冬天的马路。误读的测高仪。消防队扑灭了烤焦的泥土院子里的西班牙香烟，又一个无聊的黎明，散发出世故的气息。爱奥尼亚来的男孩。童床里闷死的缺胳膊短腿的婴儿。坏死的肾把皮肤变成了金黄色。手枪打开花的天灵盖。大堆的冠状动脉。断头台。破损的电梯电缆。冰层轰隆隆开裂并快速坍塌：在密执安的湖上，渔民会驾驶他们的破车到气泡底上，屏住呼吸上升到有缺口的光线下。打谷机。乱闯的鲨鱼。舌头松软的脱水。脸色发黑的窒息。溃烂的麻风病。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切腹自杀。大火。浴室的煤气。剥头皮刽子手舞动刮刀。刽子手那修表匠面色般的专注。肢解架的拉动。大海的吮吸。狮子那猫一样的啃啮。松动的岩石，滑溜的靴子，梦境般的坠落。帝王的震怒。子弹，炸弹，瘟疫，船难，疏忽的感染，错误的回应。粉碎的挡风玻璃。醉酒医生愚蠢地耸肩而去。冰上脆弱的阴影，一筹莫展的冷冻的星星之下：闷声闷气的塌陷，晦涩的大口喘气，不可阻拦地栽下。

九、人类富足的表达

一九六三年《夫妇们》出版后引发的反响，远比中国的苏秀接受网络采访后引起的反响热闹。“波士顿的报纸用轰动的调子对它大喊大叫”，“《大西洋》杂志登载了戴安娜·特里林发怒的女妖精式的呼叫”，《时代》周刊把厄普代克印上了封面，但他的形象是一副“露出歪牙”的样子。厄普代克因此处于“人们能看见我几乎每天早上拖着沉重步子走向我的办公室”的状

态。亏得厄普代克当时只有三十来岁,体力和精力处于鼎盛期,随着他每本书对人类性事儿的深入探讨,人们发现《夫妇们》一书不过是他探讨人类性事儿的里程碑而已。

平心而论,作家打破任何一个禁区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写作。性的禁区又非同寻常。如果说写小偷的作家,不必要非有偷窃的经历的话,那么写性事儿的作家同样不必要非有丰富多彩的性经历。然而,行窃是外在的行动,而性事儿是内在的行为;行窃是公开场合下的暗事儿,而性事儿是密室里的明事儿。行窃是少数人的犯罪行为,而性事儿是每个健康人都有的行为。行窃是一种偷偷摸摸的不爽之事,而性事儿却是人类的最高享受形式之一。更何况,性事儿关乎人类的繁衍和生存。然而,令人信服的性描写往往会让公众发生误会,以为作者本人即便不是淫乱之人,也算得上性经历非常丰富的人物。事实上,厄普代克生性内向,为人随和,和妻子玛丽相伴一生,从未有过什么绯闻。如果厄普代克关于性的写作令人信服,只能说明他的创作力、想象力和探讨精神非同一般。禁区就是禁区,闯得进禁区的人终归是少数,因此可借鉴的东西寥寥无几。厄普代克说:“《夫妇们》的部分描写,是自从《兔子,跑吧》一九五九年后发表以来所发生的性行为的变化。”而“性行为的变化”与美国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按照“饮食男女”的顺序,人类有吃有穿之后,男女之事必会盛行。换句话说,性事儿是人类社会富足后的必然现象。无论中国文学还是世界文学,性事儿的经典之作都是富足社会的一种写照。英国的《范尼·希尔》如此,中国的《金瓶梅》也如此。莎士比亚如此,曹雪芹也如此。厄普代克所处的时代是美国物质生活逐渐走向富足的时期,美国人的享受之风渐成燎原之势。英国一九六三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案的胜诉,宣告了西方社会性开放在法律上的解禁。避孕药物和避孕措施的发明,给性生活创造了更为宽松和自由的条件,解除了思想和精神上的压力。上帝创造人类的神话被科学一一破解,宗教信仰因此完全边缘化。性交不再只是传宗接代的唯一用途,成了更多的人追求最具刺